

老行当之钉马掌

李晓伟

“龙无云雨不腾空，马无蹄子路难行”的俗语，应该是对钉马掌的最好诠释。

老话说：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”，人走路时双脚要穿鞋，为的是保护人的双脚；马行走时要钉上一副铁掌，也是为了保护它们的蹄子。小时候第一次看见钉马掌，将一匹驯良的马儿五花大绑在门字型木架中间，好端端的四只蹄子，被人强行钉上铁掌。固定铁掌的钉子，足有寸多长，铁掌钉到蹄子上后，还要有意地把钉子头斜向从蹄子的外缘穿出来，然后再用锤子把露出的钉子尖端砸弯。

虽然看起来残忍，但钉马掌，等于给马儿穿上一双铁鞋防止它不堪重负磨破马蹄，绝不是残害。就像人的指甲一样，时间长了就要修剪，钉马掌与给人修脚也是一个道理。要知道，赶车人长期从事运输业，会统筹路线、轻车熟路地安排装载，再加上老马识途的相辅相成，骡、马就会减少运输痛苦。

记得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中大街的东关桥头和西关桥头，都有一家专做钉马掌活计的铁铺，主要为进城的赶骡、马车人服务。同时，每到西河滩有骡马市，更是钉马掌的高光时刻。彼时，县城大街上的运输工具，除了人力的大板车外，还有驴、骡、马作为动力补充的运输车，大马路上奔跑的多是骡车、马车，“吧嗒吧嗒”的蹄声，让人印象颇为深刻。

在没有汽车前，我们的拉货运货主要靠的是马、骡子拉的车，这种木制车厢也被

称为“大车”，送货的人也被称为“赶大车”的。驭马时有五字真诀：即“嚼、驾、喂、吁、稍”。为了保护骡马长途行走时的蹄子，就必须在它们的蹄子上钉一个U形的铁掌便于长途行走。既然市场有需要，街面上也就有了专门经营此种行当的铺子，名字叫：“钉掌铺”，亦有人称为“钉马掌”的。

这是中国一个最古老的行业。据文献记载，我国在2000多年前就发明了蹄铁术。曾有“无铁即无蹄，无蹄即无马”的说法。蹄铁、钉掌随着生产和战争的需要逐渐发展成一项专门的技术。我国发明蹄铁术时，欧洲还只知道用皮革缝制简单的蹄鞋。后来才在学习我国蹄铁术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。

由于骡、马长期地奔跑、负重、着力，包在蹄脚外圈的角质层会变形、磨损、缺损，使蹄脚受伤不能受力，就需要修复。另外由于骡、马长期奔跑、行走的道路质地、速度、负重等等因素不一，给骡、马造成的伤害也不一样。先长的与后生的角质层，耐受力不一样，其变形也不同。给骡、马钉上蹄掌以后，可以减少蹄子的局部压强，保护新的角质层，骡、马也会比较舒适。

过去钉马掌也叫作“挂马掌”，为什么叫挂呢？因为马掌是用铁材料制作成的U形掌，一个U形铁掌上带有4~6个钉孔眼儿，用有棱楞的铁钉子通过孔眼钉进蹄子的角质层里。这可是个技术活儿，如果挂得好，马掌就经久耐用，如果弄不好，没用多久马掌就掉了，甚至会导致骡、马变瘸。

钉马掌店铺的场地里，有一个粗壮的单边木头质地的门形架，两根木桩深深地埋在土中。饲养人把骡、马的笼头紧紧地拴牢在门形架的一根木桩上。比较不听话的骡、马，除了拴紧笼头以外，还要用帆布肚兜从肚子底下兜起挂在门形架横梁上，防止蹄子踢人。

而后，钉马掌的大师傅才戴着围裙出场。

钉掌前先要铲蹄，铲蹄也叫切蹄，指为牲畜切修蹄甲，似人的剪指甲。切蹄分两种情况，一是只切蹄子不钉掌；二是切蹄后钉掌。只见师傅用一根一指多宽的皮条套在蹄子上，将蹄子扳弯，放在矮凳上，用掌起子将老残掌铁去掉，开始切蹄子。其将蹄铲丁字柄夹于腋下，切去老厚蹄甲；再用镰刀将蹄尖及周边削光滑。

有经验的师傅懂得，马掌一次不能切得太多，要分层切削，避免切到蹄肉。蹄子切削修整好，需钉掌的即可钉掌。在削蹄甲时，他们擦净泥土，检查脚掌心部位，有伤感染，叫痠，刷净表面脏物，用温开水洗净后，抹给热清油治伤，或再取一块铁皮打上钉眼，夹于铁掌下，称补痠，防止二次感染。有时钉铁掌或铲削虫皮，牲畜忍不住痛，惊跳退缩。但他们不惊不慌，而是一边安抚一边工作。

只见师傅一只手拿着禅杖式的小平铲刀、一只手提着一只四条腿的小木凳，来到骡、马的前，后蹄跟前。大师傅一般会摸摸骡、马的颈项，拍拍骡、马背部，尽量让骡、

马平和下来。然后麻利地抄起一只蹄放在木凳子上，用平铲刀在这只蹄子上顺势下一铲刀，用肩膀头的力量及小木凳上垫起的合力，铲除破损的、残缺的角质层。一般经过二三次铲修，一只蹄子就能修复好。然后他用一把镰刀状的小弯割刀，在蹄子半圆形的边角上刮毛刺与棱角，再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一只做好的铁马掌，在蹄子上试装不合适，师傅就会把U形铁马掌重新回炉烧红，敲打到合适的大小再进行下一步作业。

如此循环下去，四只蹄子的钉马掌过程就结束了。如果U形铁马掌在蹄子上试装不合适，师傅就会把U形铁马掌重新回炉烧红，敲打到合适的大小再进行下一步作业。

小时候每到星期天，就会到东关桥头看钉马掌。掌匠们的技艺娴熟干练，动作巧妙、利索，让围观者无不啧啧称奇，赞叹不已。

钉上铁掌的马、骡子或驴子，走路时特别有精神，尤其走在石板或柏油马路上，铁掌踏撞石板会发出清脆、响亮的“咔咔”之声，给人们传递它们过街的信息。马蹄声和戴在脖子上的铃铛声此起彼伏，犹如在演奏交响乐，十分动听。

如今，现在的交通工具代替了牛、马、骡、驴，可那些交错的蹄声和铃声好像在耳际萦绕。这个渐行渐远的行当，不仅在过去的时光中维持了钉马掌师傅的生计，也在时光变迁中，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记。



汝瓷，因产于汝州而得名，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始于唐，盛于宋，毁于金，复于今。汝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稀世珍品，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。

1953年，周恩来总理批示：“发掘祖国文化遗产，恢复汝窑生产。”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以李廷怀等为代表的汝瓷烧制技术人员经过千百次的研究试验，终于在1988年让断烧800多年的“帝王梦、绝世之美”的汝瓷重焕光彩。

2009年，按照李廷怀的筹划，汝瓷烧制技术人员在复仿基础上，采用大同土、黑毛土、白长石、石英、白土、砂石、牛骨和高岭土作为坯体原料，历时700多个日夜，经过无数次配方调整，终于研制出一种似玉非玉胜似玉、胎体通透的汝瓷新产品——玉青白胎瓷，并于2013年7月3日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。2015年12月，上合组织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郑州召开，“廷怀窑”玉青釉白胎瓷龙头杯被指定为会议专用杯。

玉青白胎瓷，高温烧制，薄胎薄釉，釉色晶莹剔透，以白胎代替香灰胎；机压成型，效率大为提高；采用高压挤泥技术，脱水耗时缩短。历经三年之久研究的配方，终成“大器”。

龙头杯器形庄重典雅，契合中国古代文化脉络。杯身如弥勒佛，收放自如，张弛有度，代表了中华民族宽容、和善、智慧、幽默、快乐的精神，也蕴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杯把为龙图腾的造型，与华夏文明相融合，不仅展现了中国龙文化的魅力，而且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茶杯设计巧妙结合，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。龙形杯柄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，让整个杯子在造型上独具特色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杯底有三个固定脚，寓意“三足鼎立”，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求稳定、平衡的追求。

“廷怀窑”玉青釉白胎瓷龙头杯作为专用杯也在情理之中。“廷怀窑”前后共为上合组织理事会提供了260个杯子，这是汝瓷失传近千年后首次作为国礼出现在世人面前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外交价值。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汝瓷文化的魅力，也对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来源：平顶山日报

上合峰会龙头杯：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汝瓷文化的魅力

赵平

东沟窑遗址

东沟窑遗址位于大峪镇大峪村，是一处宋、元时期汝瓷窑址。该窑始烧于北宋初期，在北宋中、晚期达到了鼎盛，元代继续烧造，元代后绝烧。窑址面积约83200平方米，文化层厚度约2米，遗物堆积丰富。该窑所烧青瓷的胎质为香灰胎

或灰白胎，胎骨细腻、紧密。釉色以天蓝为多见，也有少量的天青、粉青、葱绿、茶叶末、月白。主要产品有敞口碗、浅腹盘、直口孟、茶托、酒器、花瓶、文具等，造型众多，工艺极为精细。器皿胎质紧密，釉色以天青为主，器表施釉均匀、细腻莹

润，有素净淡雅、开片密布等特点。东沟窑遗址为研究中国北宋、金、元不同时期，尤其是北宋晚期至金代的青釉瓷和钧瓷的断代提供了新的资料。1986年12月21日，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

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。2019年10月16日，东沟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汝州人文史话之国保荣耀

汝州西十里铺村

扈振洲

十里铺村大概是距汝州城十里地而冠以此村名。准确地说，应该称“西十里铺村”，因为村子位居汝州城西十里地。

十里铺村北靠底山，南临汝河，老洛界公路自西向东贯穿村中，东西长约一公里，南北约五百米，是汝州城的西大门，是西北洛阳古城通往东南安徽界首的交通要道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的十里铺村，村南是一片稻田及藕田。每到春季，村民们便忙于整地育秧苗，准备插秧种植水稻，有的则忙于种藕。农历的六月天，村南藕田荷花盛开，秋季到来，金黄色的稻田里，稻穗沉甸甸的垂下来，一眼望去，一片金黄色中间夹杂着绿色的荷叶，莲蓬也在微风中摇摆不定。小鸟也在水田中飞来飞去，不时喳喳乱叫。

这一片水田的水源来自村西侯寨(村)南的大泉。此大泉人们称郭家泉，泉水长年不断，再干旱的天，也是常年泉水清清，像锅滚一般往上翻，一直向东偏南，从村南流过。泉水流经的渠，村民们习惯称它为“蛤蚌渠”，因渠中满是蛤蚌，伸手到渠中去摸即可摸到蛤蚌，走到渠边也可看到鱼在渠中成群游动。村民们常到渠中捉鱼、捉黄鳝、摸泥鳅、摸蛤蚌，拿回家中烹食。

在村东的南面还有一个大泉，村民们习惯称“羊泉眼”。因为此泉外貌形似一只羊在那里躺着，四蹄羊肚向南，背朝北，头仰向东偏南，方圆有十

几米，东西略微长一点。走近泉池边，可看到清清的泉水往上翻，形似锅滚一般。夏季三伏天，跳进泉中，即刻会使你汗水消失，浑身出鸡皮疙瘩；冬季，手伸进泉水中又是温澄澄的，村民们常在泉边洗藕或洗菜。泉水一直向东南流去，经过一个石桥后，向七里村南流去，注入汝河。说起这个石桥也是有名字的，人们习惯称它叫石板桥。那时没有水泥，桥全是石板堆砌的，不管春夏秋冬村民们常在石板桥洗衣，清清的泉水，凉凉的石桥，也是夏季人们洗澡、纳凉的好去处。近年来，因为水位不断下降，大泉已枯干，昔日的水渠已不见，村南的一片水田如今已成旱田，靠人工打井灌溉，早年的石板桥也不复存在，石板桥的石板于1958年时被拆下来用于修轨道。

十里铺村北是一片良田，那时水位非常浅，靠人工打井浇地，那时浇地不像现在有水泵，靠的是撑杆。说起撑杆，非常简单，就是在井旁竖起木杠两根，上端用绳绑横杠一根，在横杠下系绳或铁勾，在铁勾下用一长木杠与横杠垂直交叉，长木杠一端用稻草绳绑一石块，另一端用竹根作为撑杆，竹竿下用一水桶撑水浇田。说到底，撑杆就是利用杠杆的原理制作的。

村北穿过这片良田，距村再远点，约有400米，有一大水沟，人们常称“北水沟”。北水沟说是水沟，倒不是一个沟，而是一个地面平坦而又宽广的

长满水草的洼地。北水沟自西北向东南，宽大约有一百米左右，常年积水不断，向东南流去，最后注入汝河。村民们常去北水沟割草喂牛羊，也是人们常去放牧的好地方。到1958年“大跃进”年代时，干部们想把村北农田和北水沟变成“小江南”稻田，最终，也未能实现。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平整土地时，才将村北荒草滩改造为良田。十里铺村西头有一大院，建造非常壮观，这座大院就是村民常说的“茶亭”。茶亭占地十二亩，房舍三十余间，院内种的全是柏树，房舍也是飞檐走兽，从远处望云，甚是威严壮观。此茶亭原是村中富裕户余崇昌之父余瑞贵所建，坐落于当时的洛界公路北侧，坐北向南，正门开于公路前。据传说，余瑞贵早年也是穷人，后得族人相助，才发了家，富了的余瑞贵膝下无子，后经风水先生指点，要想得子，必须做善事，这才建起这座茶亭，设茶招待过路行人，做起善事，果然，晚年得一贵子，起名余崇昌。一九四九年，汝州解放后茶亭归了公，成为现在的十里小学(以前称为茶亭小学)，从新中国成立后设在此院内一直到现在。

村子正西街口处，有一古柏树。相传，此古柏树是十里铺村的镇村之柏。古柏树长在一大土堆之上，远看形似一只大公鸡，昂立街头，头向西，尾朝东。雄鸡古柏树还有一段民间传说的故事：十里铺村西，有一古寨，名为“侯寨村”，距十里铺村

约有六百米，古时，侯寨村尚有寨墙围着，远看形似一只金龟，头朝向西十里铺村，常常伸头危害西十里铺村。人们为制服金龟的危害，经风水师指点以雄鸡制服，当金龟头伸出时，雄鸡就去啄它，吓得金龟不敢伸头。从此，十里铺村也就不受金龟的危害了。从此，古柏树被喻为神奇的雄鸡。2007年村内又将此柏土堆周围用砖砌筑，立碑纪念古柏树。西十里铺村古时，洛界公路自西向东穿街而过，街道两旁全是饭店、旅店及骡马停车大院，商贾云客不断，生意很兴隆，街市非常热闹。人们除做生意外，十里铺村那时还有一大亮点，闻名汝州城。因村南一片水田种植莲藕，每到冬季时，人们将自种的藕从田中挖出，在渠中洗净，制成藕粉进行销售。十里铺村藕粉纯正，味甘甜，能养胃、补肾，是上乘的补品，倍受人们赞誉。我家中还尚存当年经营藕粉时的招牌“扈永焕自造真正藕粉”字样。扈永焕是十里铺村“扈”姓家谱中的“永”字辈，系西十里铺村扈氏宗族第八代世孙，是十里铺村扈氏宗族第十代(振字辈)世孙扈振洲的爷爷。

在十里铺村街东头，有一棵直径约80厘米左右粗的皂角树。小时候每逢冬季刮大风时，常有皂角落下，人们常去捡点回家以备洗衣、洗头用。孩子们也常去用小石头冲皂角，把冲下来的皂角砸烂取出皂角籽，用来“滚轮做”用。“滚轮做”是孩子们聚在一起论输赢的一种玩耍游戏，也就是用一

个瓦支架一个半坡形，用皂角籽住下滚，如果下一个滚下来的皂角籽，能碰到上一个在地上的皂角籽，就算是赢了，那么就将赢了的皂角籽收归为自己。游戏起来，看谁赢的最多，就视为赢家。那时，小孩们没有什么玩耍项目，特别是冬季，皂角成熟后，这就是他们玩耍的特别节目。

每逢农历节日，特别是年关春节，正月十五灯节，都有本村成立的小剧团“越调戏”演出。演员大都是本村村民，曲目也比较丰富，有《三上轿》《李双喜讨饭》《老赵长借闺女》《瓦岗寨》等等，演个十天半月的不管重戏。甭看是村民自演，还请有外地的“教师”，演出的水平在当时也是相当有名气的，十里八村的村民都来这里看戏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现在小剧团只能深深留在记忆中。洛界公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从西十里铺村街中自西向东穿街而过，入汝州城西城门，于1942年改道于村北，于1995年间又往北改道，自西向东，经过铁路桥下的“立交桥”直通市标。现在新修的洛界公路仍从十里铺村北的地界穿过。

在洛界公路新道两旁，十里铺村地段形成了新的产业区，车辆改装厂、大修厂、加油站、停车场、各类餐饮等村办民营企业，已形成规模，蓬勃发展，越办越红火，规模越办越大。相信明天，西十里铺村的文化、经济等方面将会更加亮丽、更加辉煌。